

決不言弃

贵州省晴隆县新桥煤矿
6.17透水事故抢险救援纪实

张国华 / 著

決不言弃

贵州省晴隆县新桥煤矿
6.17透水事故抢险救援纪实

张国华 / 著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不言弃:贵州省晴隆县新桥煤矿 6.17 透水事故抢险救援纪实/

张国华 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2

ISBN 978-7-221-08886-4

I. ①决… II. ①张…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5878 号

决 不 言 弃

贵州省晴隆县新桥煤矿 6.17 透水事故抢险救援纪实

张国华 著

策 划 曹维琼 陈 荣

责任编辑 陈 荣 阎循平

封面设计 陈红昌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邮编/550004)

印 刷 贵州捷美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78 千字

印 张 14.5

印 数 00,001~15,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08886-4

定 价 26.80 元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透水了!”	/ 7
第二章 电话,在鸟儿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响起	/ 21
第三章 事故惊动中南海	/ 28
第四章 “井下到底是多少人?”	/ 35
第五章 排水!排水!	/ 50
第六章 死神,在漆黑的矿井里徘徊	/ 68
第七章 媒体聚焦晴隆	/ 82
第八章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 87
第九章 “挺住,政府一定会救俺们的!”	/ 97
第十章 被困矿工家属下井	/ 110
第十一章 亲人哪亲人	/ 120

第十二章	七天,生命的大限	/ 134
第十三章	找到一个遇难者	/ 142
第十四章	10天了,救还是不救?	/ 157
第十五章	生命迹象指数为0	/ 165
第十六章	15天了,还有望吗?	/ 178
第十七章	20天,“是块骨头也要刨出来!”	/ 184
第十八章	25天,幸存日!	/ 192
第十九章	生命的礼赞	/ 206
尾 声		/ 218
采访后记		/ 220

引 子

中国的版图像一只引颈高歌的雄鸡,贵州省位于这只雄鸡的腹部。贵州省的西南角,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南盘江、北盘江像一双巨人柔长的手臂,环抱着一片神奇秀美的土地,这就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形胜”,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的明朝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踏进黔西南那一刻,眺望眼前重峦叠嶂的苍茫群山,一语惊叹,成为黔西南这幅惊世骇俗的泼墨山水长卷的生动注脚。

布依族、苗族聚居,汉族、回族、彝族杂居的黔西南,是大山的世界。这里,山连着山,山叠着山,莽莽群山犹如大海波浪,从天边一阵阵奔到眼前,又从眼前一阵阵涌向天际。在这片山的海洋里,羊肠一般弯弯曲曲的公路隐匿其间,汽车就像一片清风吹起的树叶,在崇山峻岭九曲回肠的山道上时左时右,时急时缓,飘忽而行。

蓝天是屋顶,大地做展台。黔西南位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丘陵过渡的缓坡地带,是典型的喀斯特生态博物馆。放眼这个众多少数民族聚集的自治州,到处是连绵起伏的喀斯特奇观。奇绝怪异的石林,小巧精致的盆地,神秘莫测的天坑,深藏不露的溶洞,气势恢弘的飞瀑,四季色彩分明的山洼,展

示着原始生态的壮观和美丽。星罗棋布的村庄隐隐约约,弯来拐去的小径断断续续,状如补丁的耕地零零星星。

经过千百年来的繁衍,这片山地里的人口发展到了320余万。这里的山民在山洼或者少有的小坝子、小盆地里种玉米、小麦、油菜、芭蕉芋,在血管一样密布山谷间的清澈小河里捞鱼摸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艰难、简朴、平和、安详的农耕生活。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句不知道出于何人之口,调侃贵州气候、地势和贫穷的谚语,让没有到过贵州的人“谈黔色变”,让贵州人觉得自卑和尴尬。锁在大山深处的黔西南,饱受了这句谚语描述的无奈和无助,也饱受了这句谚语描述的辛酸和痛楚。

随着人口的增长,千山万壑中,新开垦的耕地逐步代替了原始的绿色,葱郁的森林和茂盛的野草日渐稀少,有的山腰,灌木丛已经消失殆尽。没有草木覆盖的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石漠化,白花花的石头,看上去狰狞而恐怖。石头与石头的间隙,就是农民的耕地,石缝里可怜的泥土,种着玉米、豌豆、蚕豆、油菜之类的“盆景庄稼”。外地人戏称,老鼠都要把前脚跪着,才可以偷啃这里的作物。按当地人挂在口头的俗语,这就是地地道道的“一碗泥巴一碗饭”。

黔西南位于贵州西南部,西临六盘水市和云南省,南连广西壮族自治区,东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邻安顺市,是贵州省的西南门户。幽深的南、北盘江大峡谷,湍急的南盘江、北盘江水,构架了黔西南连接外面世界的天堑屏障。从省城贵阳,从春城昆明,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到黔西南,几乎是等距离的里程。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车马行船都要经过险峻的山道和湍急的河流。在近1.7万平方公里的黔西南,国道也好,省道也罢,公路多数是悬于山峰的腰际或峡谷的上空,窗外云环雾绕,峭峰林立,山口至谷底垂直海拔近千米,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云里行,雾里走,身临其境,天马行空,恍如仙境,又似鬼界。特别是来自北方平原的司机,行

车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冷汗淋漓。如此险峻山国,不免有人长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难与黔道共比肩。”

大山阻隔,道路崎岖,黔西南几乎与外面精彩的世界绝缘。

上世纪起,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东部沿海地区利用他们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掀起史无前例的发展热浪。深圳、珠海、厦门等特区发展的腾腾热气,让国人认识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也可以创造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在整个东部,在共和国几万公里的海岸线上,雨后春笋般地崛起一座又一座现代化的企业,梦幻般地涌现出一座又一座繁华的都市,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在西部,在云贵高原,在云遮雾绕的黔西南,人们在感叹外面世界精彩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在思索:我们这块土地怎样也能够精彩起来。

明朝初年军事家、政治家、预言家刘伯温曾经预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弹指一挥间,五百年已经成为历史,成为过去,成为人类前进过程中的一个标点,而刘伯温的预言依然在华夏大地上回响,让生活在云贵高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忍不住去苦苦探寻,试图给这个预言找一个确凿的答案。

云贵拿什么去胜江南?我们怎样才能够和外面的世界一样精彩?一位在黔西南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外籍老领导退休离岗之前,登高望远,凝眸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莽莽群山,无限感慨地自问:“自古以来靠山吃山的黔西南,拿什么去胜江南?怎样才能够和外面的世界一样精彩?难道拿这些巍峨险峻的山峰,拿这些嶙峋嵯峨的石头?”他叹着气,离开了黔西南。许许多多生于黔西南、长于黔西南的人,也在发问,也在寻找,走什么样的路子,我们这片山的世界,才能胜过水的江南?

上帝总是公平的,他在为人关上一道门的时候,必然在另外一个地方偷偷地打开一扇窗。贵州没有千条江河,但是贵州的水流跳跃于山岭之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南盘江、北盘江大峡谷先后沸腾起

来,数十万水电大军日夜奋战,神话般崛起鲁布革、天生桥、龙滩、光照等一座座大型水电站。这些利用高山深谷之水建成的大电站,成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要能源基地和源头。

贵州的地面,难以见到一马平川的百里沃野,比不上鱼米之乡的江南,但“江南无煤,独富贵州”,贵州的莽莽大山之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黔西南的荒山野岭间,看似贫瘠的土层下面,矿产种类和储量在贵州乃至全国屈指可数,金矿、煤矿、锑矿,种类齐全,储量丰富。

改革开放,大潮涌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对矿产和能源的需求,像张着大口的饥饿巨鲸等待食物。开发水能、开发矿产的投资者蜂拥而入,一时间,沉睡千万年的大山成了人们发财的乐园。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前屋后,山间地角,居然埋藏着世人梦寐以求的财富。文人们惊叹:芝麻终于开门了!山民们如梦初醒:“靠山吃山”的时候到了!百思不得其解的人们幡然醒悟:刘伯温说的“胜江南”的答案终于揭开了!肩负发展使命的自治州决策者也在思索和研究:怎样利用这个凸显的机遇,改变欠开发、欠发达的生存状态?怎样加快追赶先进发达地区的步伐?

一直受穷的山民再不希望坐在金山银山上讨饭吃,他们兴奋地从田间地头走出来,举起用来伺候庄稼的锄头,挥动用来对付嵯峨山石的铁锤,丢下祖祖辈辈干了千百年的农活,“改行”挖矿。于是,过去荒芜的山岭上,挤满了穿戴各异的“矿工”,诞生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矿老板”,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交易者。

矿在哪里,人群就在哪里。有钱的组织开矿做老板,没钱的帮人出力当工人。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追逐自己对财富的梦想。一时间,老板赚了大钱,山民也得了实惠。一些本来习惯于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读杂志的政府机关干部也坐不住了,他们不怕边远,不怕崎岖,远离繁华的城市,远离妻室儿女,住进简陋的窝棚,淋漓尽致地发挥着各自的能力。一座矿山,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甚至上万人,满山遍野仿佛来了一群群不守规矩的猴子,把

那些青葱翠绿的山峦折腾得百孔千疮。

那些被喻为“乌金”的煤炭,被淘金者们从深深的矿井里挖出来,通过运输皮带送进那些大大小小的车辆,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运到货场,再装上几十吨的大卡车或装上几十节车厢的列车,源源不断运往沿海地区,运往全国各地,运往需要能源的工厂,变成了人们使用的日化品,变成了城市明亮的灯光,同时也变成了矿老板们的奔驰、宝马,变成了他们名下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大厦高楼,也变成了一部分山民手中的钞票。

疯狂的索取,无规则的折腾,让原本肃穆的大山皱起了眉头。随之而来的大大小小的安全事故,让遇难者的亲人们哭湿了衣衫,也让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的大小官员皱起了眉头。

地下资源的开发,在大经济、大开放的时代势在必行,但黔西南和所有西部地区一样,百万吨煤的死亡率却居高不下。要不要带血的GDP?要不要带血的财政?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和思考。在贫困与突围、富裕与崛起的思考中,自治州的头头脑脑们强烈地意识到:境内丰富的矿产资源不开发不行,开发速度太慢也不行。发达地区正是利用我们的资源,走过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过渡时期,我们不可能再叫老百姓守着大河无水喝,守着煤山无柴烧,也不可能不要财政和税收。但带血的GDP,带血的财政,代价太沉重。千万不能因为穷,因为需要发展而不计代价。怎么办?最后决策者们统一了思想:像黔西南这种欠发达欠开发地区,倘若说优势的话,那就是因为欠开发,尚有开发的资源和空间。贫困的黔西南要富裕要崛起,就得在贫困中突围,突围的方向就是开发资源。但资源的开发必须讲法规、讲科学、讲效益、讲安全,必须杜绝无序开采、非法开采和冒险开采。

进入新世纪以来,自治州的决策者在整治煤矿违规、无序开采过程中,实施了一系列“霹雳”动作:坚决取缔、炸封私挖滥采的小煤窑、黑煤窑,千方百计杜绝资源浪费和安全事故;建立和谐矿区,把矿产资源的开发和矿区环境的治理同时考虑,同步推进,坚决保护绿水青山;坚决打击和预防腐

败,全面清理国家机关干部参与开矿和入股开矿;积极对生产规模较小的煤矿进行技改和整合,做大规模,增加设施投入,提高回采率,提高安全系数。这些铁腕措施,不仅有利于矿产资源的良性开发,而且从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然而,在欠发达欠开发的西部地区,要实现矿产等基础性资源与人才、管理、交通、信息、技术等发展性资源的良好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对突如其来的开发热潮,人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管理者的水平、从业者的素质跟不上发展需要。基础设施不完善,行业规范不健全,发展条件存在先天不足。尽管各级政府各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尽管企业在不断加大安全投入,尽管矿工在不断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尽管各地出现过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惨痛教训,尽管人们不愿意看到生命在灾难中无情地消失,可是,在人们的担忧中,安全事故就像一个捉摸不透的幽灵,不时地光临大意和疏忽的地方。

第一章

“透水了!”

“哗……”一声巨响,穿过灰蒙狭窄的巷道,穿透稀薄污浊的空气,挟着煤尘,携着气浪,从身后闷雷似的传过来,风煤钻扬起的煤尘疯了一般弥漫开去,井筒四周突然受到巨大冲击的煤粒簌簌地往下掉,巷道里顿时黑雾翻滚,污水横流。

三台风煤钻同一时间在手裡停止转动,三个矿工定格成一尊凝固的活雕塑,定格在2009年6月17日上午8时10分38秒。

三张脸不约而同地扭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灰黑面孔上的三双眼睛惊恐万状。一片灰蒙中,一股巨大的水流从20米外的矿井顶部灌冲下来,瞬间在巷道口挂起一幅恐怖的水帘。

“透水了!”有17年井下采煤经历的矿工王圈杰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嘶哑的喊声透露出突如其来的惊诧和恐慌。

“透水了……”36岁的王矿委、35岁的赵卫星口里跟着机械地冒出这三个字。他们脑子里一片混沌。

站在巷道口的瓦检员邵命泉恐慌中大喊一声“快跑”,他歪戴着安全帽,本能地转身向斜井下面狂奔而去。

“不要往下面跑!”王圈杰也是本能地发出一声呼喊。经验告诉他,迎水而逃,看起来是向井外逃生,实际上人根本跑不过奔涌而来的水浪,这种情况下妄想在水的脚步前逃生,往往只有死路一条。王圈杰的呼喊,是想把邵

命泉从绝路上拉回来,同时也在警告自己身边的同伴:不能惊慌,不能乱跑。

王圈杰在井下挖煤多年,河南、贵州的不少煤矿他都干过。在河南挖煤的时候,他曾遭遇过一次透水,在井下整整困了四天,最后被救了出来。就透水事故来说,比起王矿委、赵卫星,除了老师讲的抽象知识,他还有很具体的经验。

透过矿灯橘黄色的光,他们三人果然看见,一眨眼工夫,邵命泉就被奔涌而来的大水吞噬。那顶黑色的安全帽像一片树叶,晃了一下就消失在污浊的水面,安全帽上的矿灯顷刻间被水浪扑灭。王圈杰脱在巷道口的灰色矿工服,在水面旋了一下,一刹那就不见了踪影。

橘黄的矿灯光下,乌黑的水泛着黑油油的光,“突突”地冒着气泡,一根一米多长的桉树坑木在水面急速打转。

巷道口,水声哗哗地响着,不断向上翻腾,像一头面目狰狞的怪兽,一步步朝他们蜷缩的地方逼上来,逼上来。

“快,快往上面跑!”镇静片刻,王圈杰大呼一声,王矿委、赵卫星回过神来,俨然是士兵听到将领的命令,拖起铁锹铲子,互相拉扯着,跌跌撞撞地朝巷道高处狂奔……

狰狞的水怪,一寸寸地舔食着狭窄巷道的空间,追逐着他们急速奔跑的脚步。30米,25米,20米,15米,10米……他们生命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死神在紧紧地逼近他们。

水是美丽的,也是凶残的。从小在河南北汝河边长大的王圈杰、王矿委、赵卫星,也曾看到过北汝河波涛滚滚,浊浪滔天,大水淹没了田地里的庄稼,淹没了道路,冲塌了房屋,在低洼的地方形成一片汪洋。虽然对水敬畏,但他们从内心里又喜欢水,喜欢水的温柔,喜欢水的清凉,也喜欢水的奔放。在来晴隆的路途中,他们随同车的乘客,去看了慕名已久的黄果树大瀑布,高山峡谷水的壮美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此时此刻,他们却又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水狂怒时的残暴,终于理解了先贤们语重心长的告

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欺山别欺水啊！

2009年6月10日傍晚，为了生计，他们三个老乡结伴离开家门，从豫西汝阳县城关镇河西村出发，历经三天的旅途劳顿，辗转到了两千公里之外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中营镇新桥煤矿。

新桥煤矿一带，是重重叠叠、连绵起伏的群山，群山之间是切割分明的深沟河谷，比起家乡温情的丘陵和宽广的平原，多了几分壮美，也多了几分凶险。但就在这既壮美又凶险的大山里面，埋藏着黑亮黑亮的煤啊。这些煤，对他们来说，挖出井口，就能从老板那里领回一张又一张诱人的钞票！

放下装行李和用具的蛇皮袋，曾经在这个煤矿工作过的王圈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路的劳顿终于画上了句号，紧接着就是下井挖煤，就是与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挣一份财富的梦想亲密接触。

习惯在平原生活的王矿委，看着群山的巍峨高峻，空间突然变得那么狭窄，感觉胸口有些堵得慌。

初来乍到的赵卫星却好奇地打量着眼前陌生的世界。矿井四周是郁郁葱葱的玉米庄稼，管理人员住在一栋两层楼的平房里，矿工则住在空心砖和彩条塑料布搭成的简易工棚中。离矿井不远的公路旁，有一个小卖部兼餐馆。弯曲的公路上，除了一些轮班休息闲逛的工人和负重喘息的运煤车辆外，偶尔有农用车和行人来往。

新桥煤矿地处晴隆县最北边，与“西南煤都”六盘水特区隔北盘江相望。这里山高谷深，气候闷热，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让赵卫星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家乡平坦的沃野，家里的温馨，妻子的温存，孩子的笑脸，父母的关爱，格外让他思念。想着这些，他不禁长叹了一口气。要不是为了多挣几张钞票，谁会别妻离子，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看山的风景？

虽然他们打小没少见过水，但矿区旁边北盘江轻柔的碧波，比起家乡雄浑的黄河、汝河，那又是另一番景象，让他们感到格外的新奇。王圈杰向姐夫赵卫星和同伴王矿委讲述自己原来在这里了解的人情典故，带他们到离

矿只有 300 米的北盘江游泳。他们脱光衣服，一头扑进碧波荡漾的北盘江，像鱼儿一样游来游去，洗涤一路劳顿给身体留下的尘垢，尽情释放思亲的情怀，释放思乡的惆怅。

他们三人被分在掘进一班，作业面是主斜井 400 余米处延伸进去的上平巷。作为新桥煤矿挖煤时间较长、挖煤经验丰富的老矿工，王圈杰被明确为班长。

虽然是在漆黑的矿井下，但三个老乡因为彼此熟悉，少了许多寂寞，他们干劲十足。与其他班组相比，他们挖煤的速度要快得多，连续三天的出煤量都遥遥领先。

这一天，是他们上班的第四天。天还没有亮，赵卫星便起了床。在这个寂静的清晨，北盘江腾起的白雾，把周遭景物遮掩得若隐若现。朦胧的晨雾中，他一边哼着河南梆子，一边打水洗脸。洗漱结束，他到厨房洗了四个拳头大小的土豆，准备做早餐，他计划给大家做一个醋熘土豆丝。他这个新矿工，除了下井挖煤之外，还负责安排同屋六个老乡的饮食。

清晨 6 时半，王圈杰和王矿委也起了床。他们站在宿舍门前，打量着矿山周围已经比较熟悉的风景。这个地处大山深处的煤矿，和其他煤矿相比，多了一份恬静，这份恬静来自北盘江拐进煤矿前面的那一湾清水，水面虽然不算大，但是却让人看上去心旷神怡。

从四面八方来到矿上挖煤的矿工们，平素里根本就没有闲心去欣赏这里的风景。他们更多的时间，都花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深的井下活儿上。从钻进井口那一刻起，他们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又黑又深的煤洞，直到听到地面的虫鸣鸟语，呼吸到地面的新鲜空气，看到天地间的光亮，才说明自己又上了一个平安班，挣得了一份放心钱。

有人说：煤井是活人的坟墓，挖煤工人就是埋了没有死的人。这些民间俗语足以说明这个行业隐藏的可怕和凶险。自从人类开采煤矿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被煤洞吞没。但对那些每天和死神打交道的矿工来说，

他们不可能想那么多。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再苦再累再危险也都置之脑后。时间一长，多少显得有些麻木和认命。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6月17日，这个看起来似乎很宁静的日子，居然潜藏着危险，潜藏着威胁，潜藏着悲伤……

对王圈杰、王矿委、赵卫星以及当天下井的所有矿工来说，这一天似乎并没有什么不祥之兆。也许，上帝就要安排他们经历一次生死大考验，感受一次生命的大磨难。本来，他们三个老乡排的是夜班，头天上白班的矿工发现有两股筷子粗细的水从顶上煤层冒出来，马上把情况报告了矿上。接到报告，矿主鲁万里叫停了班，安排人下井去观察详情，查看漏水是否影响继续上班。鲁万里的妹夫、煤矿分管安全的副矿长张夫六带了几个人，带上铁锤和钢镐，到矿工反映有水渗透的地方，东敲敲西看看，折腾几个小时后，报告说那两股水已经不再溢出，估计对生产不会有什么影响。鲁万里听了汇报，就叫他们今天白天补班，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

如果，那两股水不断地流，或者水流继续扩大，能够进一步引起张夫六的警觉和重视，促成矿上采取果断措施；如果，鲁万里对妹夫张夫六的报告不放心，按照安全规程，采取科学手段对渗水面进行水探；如果，矿上继续安排矿工休假，对渗水面进行进一步的观察，那么，这天所有下井的矿工就会与这次透水事故错过，与凶险擦肩而过。遗憾的是，新桥煤矿安全矿长张夫六没有这样做，法人代表鲁万里也没有这样做。

作为矿主，鲁万里鲁老板兴奋啊。经过几天的掘进，25号煤层已经明摆着是个富煤层。煤层厚，热卡高，如果把这层煤挖出来，就等于钱袋子摆在了眼前，捏在了手里。

鲁万里开矿，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国家还没有出台煤矿开采规范政策，他就在这个行业中摸爬滚打了。后来国家制定年产5万吨、9万吨的行业准入门槛，他都挨着底线开了规模相当的煤矿。在与煤矿这个活人“坟墓”打交道的几千个日日夜夜，他从来没有遭遇过大的事故。他认为自己的

运气好八字大，血盆里捞宝，黑漆漆的煤洞就是他发财的好地方。这次，他在整合技改过程中兼并了相邻的两个小煤矿，使煤矿年生产能力达到15万吨，按照国家最低标准进行技改。还在掘井铺轨期间就碰上了富煤层，鲁万里高兴得合不拢嘴，暗自欢喜自己撞了大运。煤就在那儿，借掘井之机把它挖出来，运出去，既按国家要求实施了技改，自己又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赚了钱，一举两得，有几个开矿的人有这么好的运气？

鲁万里也知道，开采必备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健全，生产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以掘代采的行为被国家明令禁止。但钱袋子就在眼前晃来晃去，他喜悦，他激动，他不愿意等，他不想等。

在每一个细节都不允许有丝毫含糊，分分秒秒都必须绝对安全的煤矿井下生产过程中，鲁万里仅凭妹夫张夫六一句“估计没有影响”的报告，就忽略了这是“估计”而不是“绝对”后面的隐患，简单臆为“自己运气好八字大”的侥幸，忽略了那两股筷子粗细的水柱，草率安排夜班矿工白天补班。

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用在煤炭生产行业中最恰当不过。煤炭开采过程中，这种看似很不经意的疏忽，这种侥幸的心理，总会与灭顶之灾紧紧相伴。两股筷子粗细的水柱，是死神的警告，是死神逼近生命时发出的狞笑，它的出现，注定了忽视它的人必定遭受无可挽回的灾难。

由于是麦收后初到贵州，气候炎热，加上水土不服，北方南下的矿工们胃口都不太好。巴掌那么大的瓷碗，赵卫星只扒拉了半碗米饭，就没了食欲，其他两个人也没有吃多少。赵卫星做的那盘黄灿灿的醋溜土豆丝，大家几乎没有动。

下井的时间就要到了，王圈杰和王矿委慢吞吞地收拾着工具。今天不知为啥，他俩没有前两天上班的兴奋劲头，一副懒洋洋不想下井的神态。一旁的赵卫星却换好了灰色的工作服。也许是对挖煤有新鲜感，或者是想挣更多的钱，他怡然地吹着口哨，情绪看上去比王圈杰、王矿委要高。

如果不是小舅子王圈杰的劝说，赵卫星并不打算到遥远的贵州来，因为